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77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夏日农家晾晒忙

□陕西宝鸡 李小娟

夏日乡村天亮得早,五点多,窗外就已经一片光亮。打开房门,凉爽扑面而来。打算去后山转转,却发现母亲正在厨房门口捣伤豆角。一大筐绿莹莹的豆角很是喜人,我知道母亲又打算晒豆角了。问了一下,果不其然。

我们这个地处西北的小山村,到了冬天就只有储存的窝窝菜和洋芋两种菜蔬。我小时候,母亲一般都会在夏日各种蔬菜成熟旺季把吃不完的菜晒成干菜储存起来,在冬天或来年野菜还没发芽时食用。那时候,几乎家家都会这样做。

母亲每年都会种很多豆角,她会在菜园里专门留一块地种几排,还会在田边地头的篱笆边种满。盛夏时节,豆角就会开始疯狂生长。所以,七八月份,豆角都是用大背篓一趟趟往回搬运的,我们和父母一起七手八脚地将豆角带回家,摘下的豆角一根根碧绿鲜嫩,还带着泥土的气息。

晚上,伴着月光和蛙鸣坐在小院里,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姊妹三个开始仔细地挑选和整理。我们要把有虫眼或者过于纤细的豆角挑出来,留下那些饱满、结实的,然后掐掉两头用清水冲洗干净,装在大筐里控水。

第二天,天微微亮,母亲就开始烧水进行晾晒最关键的一步——焯水。大锅里的水烧开后,把豆角放入沸水中,让它们在水中翻滚片刻。豆角七成熟时被捞出来,摊放在竹筛里。此时的豆角,颜色变得更深。很多人家就会这样开始晾晒,但母亲说这样晒的豆角不好干而且颜色容易发黑,口感不好。她要求我们把豆角一根根从中间沿着凹陷处破开,将豆角的籽和牵起来的筋撕干净再晾晒。每次撕豆角的活都是我们三姊妹的,一早晨撕完豆角,大家的手指头是又疼又红。那会嘴馋,看着圆鼓鼓的豆米总会忍不住往嘴里塞。母亲看到都会念叨几声,因为豆米没有完全熟吃了会胀肚子。可农家孩子的肚

子好像一般比较结实,大人们看不住,我们偷吃了很多豆米,也没发生不舒服的事。

将撕好的豆角撒在竹筛或者竹席上,搬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让豆角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拥抱。在阳光的炙烤下,豆角中的水分慢慢蒸发,原本绿色的豆角逐渐变成黄绿色,这时就可以收起来了。晒好的干豆角,蕴含着一种别样的韧性和香气,尤其是炖腊肉时放上一把,那味道比肉都香。

除了晒豆角,洋芋也会在夏天成为晾晒的主力军。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洋芋,堆积在院子里。大家一般会挑选一些小洋芋出来,然后用“洋芋刮刮”去皮再把洋芋切成薄片来晾晒。

母亲会把晒好的豆角和洋芋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放进密封的袋子或者罐子里,储存起来以备冬天食用。这些晾晒好的豆角和洋芋都会在想换口味或者缺少蔬菜时派上用场,但洋芋片还有别的吃法。嘴馋的时候,在母亲炒菜时央求一下,她就会抓一把洋芋片放到油锅里简单翻滚几下,干洋芋片就会迅速膨胀,染上金黄色时捞出来,撒一把白糖或者辣子盐,就会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好的零食。

除了豆角和洋芋,母亲还会在夏天晒甜椒、晒茄子、晒西葫芦……一整个夏天,家里的院子就从没有歇过。母亲是个农妇,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没读过多少书,但她却用这些由阳光和汗水孕育出来的食材,满足了家人的味蕾,解决了贫瘠年代我们在冬日里的困窘。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想吃什么新鲜蔬菜都有,但母亲依然保持着夏日晾晒食材的传统。这不,刚刚才把豆角晾晒好,她就对我说:“今天下午去挖洋芋,明天晒洋芋!”

夏日晾晒,是对土地的深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混合着阳光、泥土和汗水的乡村味道,更是农家孩子无法割舍的、独有的安心和满足。

叶子,洗净放在陶罐里,用清水小火煎好,当茶水喝,几天后保准咳嗽自然痊愈。

在老街的高点,看大雨在老街写诗,鱼鳞黑瓦升腾起轻烟,一溜溜瓦当之下一缕缕如线,雨水给数百年的石板街洗脸,簇簇雨花在天井盛开跳跃,枇杷树沐浴,雨水溅在脆叶上唱着歌儿,妈妈婶婶们在厨房里忙活,远远飘来饭菜香唤儿归。老街拆迁了,再去看望,已是断壁残垣。无人砍伐破坏,老枇杷树竟失去了每一片绿叶,枯竭、皴裂,枝丫舒展横斜,直指天空。一起死亡,死也要个性潇洒。家庭群的名字是祖母给取的,叫“枇杷树下”,而且打算永远不换。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柯老夫子俩在枇杷树下念叨着。社区志愿者经常来看望两位空巢老人,两株大枇杷树平时也是他们悉心维护,施肥、浇水、修枝。树干粗壮,满树苍翠欲滴,碧油油发亮,黄澄澄炫耀。志愿者们今天又来照料二老啦,二老请他们扶来梯子帮忙采摘枇杷。二老说:“枇杷娇弱,摘的时候要揪果蒂,不能碰果实。”那个讲:“小心,站稳,别摔了。”还有个说:“放心,帮你扶着梯子呢,摔了我对你负责。”金光灿灿的,装点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嬉嬉闹闹让两位老人的心儿雀跃。

叶片散出绿色幽光,大珠小珠落玉盘。柯老发话:“去年冬天冷,枇杷花儿冻死不少,没结多少枇杷。今年温度合适、雨水充足,枇杷丰收,你们每人都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剩下的分给社区里跟我们一样的独居老人,给他们送上一口鲜甜。”今年的第一只枇杷,晶莹如婴儿肌肤一般吹弹可破,今年的第一口枇杷,味道如此特别,给人们酸涩的生活添上了一点儿汁水与甜蜜。

布谷鸟婉转,在田野上空传唱收获乐章,用歌声笼盖四野。“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忽近又远,忽远忽近,声声唤醒了割麦的镰刀、收割的机械,催促懒懒的人儿。

悠游枇杷树下,回想年轻时的时候,像秋冬时节的枇杷树一样平淡,人到中年,期望自己丰饶醇厚,用所有的知觉感受周遭,用天赋与努力,走出个性又任性的不寻常之路,一如此时此地一树树金色枇杷。

春风化雨护香蕾

□南京滕倩

“两心恩爱已难分,天赐你我配成对。你是冰清玉洁一枝梅,我愿春风化雨护香蕾……”刚走到方爷爷家门口,他那抑扬顿挫的唱腔就从客厅里飘了出来。我上门探望他们,钱奶奶赶忙走到门口迎接我,一边走一边叫道:“老头子,停下来,别唱了,小滕姑娘来了!”

我被他们热情地请到沙发上坐下。方爷爷去厨房里倒水,钱奶奶拉着我就聊了起来:“小滕,刚才老头子唱的是越剧《玉簪记》中的唱段,怎么样?唱得不错吧……”钱奶奶脸上放出光来。她说老伴年轻时就喜欢唱歌唱戏,早上把谱子、唱词抄下来,晚上基本就会唱了……“小滕你知不知道,爷爷这是怕我心里苦啊,所以才经常唱歌唱戏给我解闷,要不是他啊,我早都不在了……”钱奶奶的脸上有了几分愁容,又夹杂着几分欣慰。

方爷爷和钱奶奶的幸福生活在女儿39岁那年戛然而止。那一年,女儿因病离开了人世。经受不住沉痛的打击,钱奶奶患上了乳腺癌。面对接连遭遇的不幸,方爷爷非常坚强,精心照顾着钱奶奶。手术后,钱奶奶做了5次化疗,35次放疗,每次都是方爷爷全程陪同。白天回家煨汤,晚上坐公交车送到医院,夜里就缩在窄小的陪护椅上守护。

“我真的很怕失去她。看她生病难受,我也很痛苦。我告诉她,就剩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了,她要是走了,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必须坚持下去。”方爷爷激动地跟我说。钱奶奶在一旁不住地点头:“是的是的,治疗过程很痛苦,我一直很依赖他,那时候我会焦虑得乱说话,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安慰我,拉拉我的手,说一些逗我开心的话,要不是他,真的挺不过来。”从生病到最后完全康复停药,他们一起走过了3年。在那段黑暗与痛苦交织的日子里,方爷爷用他不屈不挠的爱与坚持,为钱奶奶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方爷爷对钱奶奶的爱,在社区举行银发婚纱摄影活动时我也见识过。活动前,我也邀请方爷爷夫妻俩来参加。钱奶奶推托说年纪大了不参加了。细问才知道钱奶奶患乳腺癌切除了一边乳房,她怕换衣服被人看见,不太好意思。我安慰她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给你单独准备一间更衣室。”方爷爷也在一旁鼓励她说:“刚好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拍过婚纱照,这次正好可以圆我们结婚54年想拍结婚照的心愿。”拍照时,爷爷把手放在奶奶肩上,奶奶歪头看向爷爷,暖暖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微微的清风吹拂过他们的面庞,那一刻,真是美极了!

方爷爷与钱奶奶的胸前各自挂着一只手机袋,上面绣着奶奶亲手缝制的小熊猫图案,像是他们独有的标志。如果说方爷爷是春风春雨,那么钱奶奶就是香蕾,他们彼此守护、生死相依。他们俩共同演绎了一曲爱的赞歌,悠扬、绵长、嘹亮……

记得小时候,家父养过一只猫,那是因为大杂院里老鼠多得吓人。常在睡梦中被撕咬墙纸的声音吓醒,有人夏天起夜,还能一脚踩上小老鼠,猫逮老鼠还真见效。不过这几十年,却再也没有与猫结缘。

几天前,得知女儿家添了一个宠物,原来是一只小幼猫。店家将刚断奶只有500克重的猫咪空运,途经千里而来。打开包装盒弱小的猫咪躲在拐角处缩成一团,乍看上去还以为店家错给了一只灰老鼠呢!

撸猫也讲机缘。这是女儿在猫家商店一眼结缘以不菲价格订购的,还给它取名叫“太福”。在我看来,公园随处可见的猫都比这个大头、细颈、巴掌大的小家伙颜值高。

太福长相虽然不起眼,但还真是有福。它还未到,家里就像开了猫铺,猫咪爱吃爱玩的东西一应俱全,相对家父养猫而言真是天花板级待遇。但小家伙来了后并不买账,打开盒子强行抱出,它好像很不开心,凶巴巴竖着大耳朵,瞪着溜圆的眼睛,弓着背一副攻击姿态,怒视想接近的人。呵!花钱买了个难伺候的小东西。女儿立刻怼我:它太小离开猫妈缺少安全感,只要耐心好好待它,很快就会讨你喜欢。我嘟嘟囔囔半信半疑出门买菜。

猫粮、鸡脯肉、益生菌、乳制品外加小零食,吃的喝的几乎不缺,还有各种猫咪的玩具铺了一地。小家伙果然聪明,很快就接受了主人全方位的精心照顾,逐渐放松玩耍,小肚皮吃得滚圆的,以两天增加一两的速度在长大,虎斑纹的毛色也渐渐凸显。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太福的大脑也像装了芯片,机灵鬼一样人前人后撒欢。走路时猝不及防它就吊在了你的脚脖子上,沙发上屁股还没坐稳它就一跃在你腿上呼呼大睡,打开电视它也对着屏幕仰面呆看,你在读书或刷视频时它瞬间就会爬上你的肩头绝不干扰,最好玩的还是开门就见它蹲守脚旁喵喵卖萌,不抱一下绝不罢休。

回想我们小时候养猫只为逮老鼠,人都没有好吃的,哪有宠物这一说?残羹剩饭或乱七八糟的鱼肠煮一煮就是猫粮,废弃的纸盒子就是猫咪睡觉的地方。如今猫成宠物,打疫苗,还做体检,真是今非昔比。

撸猫,能给工作和生活压力大的年轻人解压?也能促进消费?不低的支出让我费解!是不是我该顺应时代变化,改变思维模式了……

□南京徐影

枇杷树下

□如东瑛锋

鳞片层层飞天上,云是鱼,脚下土地坚实。麦田中央,等待初夏的风儿,拂掠每株麦穗每颗麦粒每簇麦芒,然后是那棵巨大香樟树,最后才到我,四周围的树香、麦香和金色环抱着我。每每回月河村老家,都要狠狠接上地气儿,贪婪地吸饱天地万物的精气。

与金色麦子相应和的满园金色枇杷,秋天蓄蕊,冬日开花,春天挂果,夏季成熟,这种因叶形类似琵琶而得名的植物,沾尽四季领略了四时,摇曳的金丸炫耀枝头。也忆不起伯伯家的枇杷林是何时种植、何日开始结果的,伯伯伯母、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一家子劳作在林子中。这一地,黄杨雀舌、紫薇银杏、枸杞桃树、猕猴桃山楂果……历来,黄为尊紫为贵,此时此刻,这片枇杷林是这一地的金色王者。伯伯伯母垂垂老矣,早已不能伺候林子,剪枝、驱虫、除草都是姐姐姐夫,眼下丰收季,清晨五点,我们尚在酣睡,他们已迈入林中,采摘的枇杷运到小镇和县城赶早售卖。姐姐教我们如何登上梯子、如何使着长钩,让一枚枚金丸子乖乖地躺进竹篮里睡觉。姐姐姐夫一辈子都是农民,脸上雕刻着实诚憨涩,骨子里烙印着不怕苦不怕累。那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那酸甜清朗的口感使我沉迷复杂的绳网。西头渠口,伯伯的小黄杨组合成“月河口”三个字形,哥哥嫂嫂生活在县城,下一代早已奔赴上海、苏州,不久的将来,枇杷林、月河口、故园、土地又由谁来守护?

老街四合院杳杳,不知何时偶尔落下一颗枇杷果核,每年初夏,回馈我们一树金果。冬季,别人蛰伏它却开花,淡栗色花朵故意不让人注目。春夏之际,别人都在开花,她在自己身上作中国画,染成青绿、赭黄、橙黄、金黄,逐渐明亮耀眼,灿烂微笑。这棵老枇杷树,跨越了世纪,经历漫长时节孕育的果实,饱含太多滋味。亭亭如盖之下,小方桌小椅子,老祖母做的小米粥、鸡蛋饼、凉拌菜,最后的节目——枇杷采摘,“小猴子们”各显身手,爬树、登梯子、耍棍子,最漂亮、最甜的留给祖母。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枇杷树身披月光,如覆白雪,大家才尽兴而散。“小猴子们”经常感冒咳嗽,祖母采上几片厚厚的枇杷